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韻語陽秋卷六

宋 葛立方 撰

老杜卒於大歷五年享年五十九當生於先天元年觀其獻大禮賦表云臣生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以此推之天寶十載始及四十則是獻大禮賦當在天寶九載也本傳以謂天寶十三載因獻三賦帝竒之待制集賢院誤矣其後又進西嶽賦序云上既封泰山之後三十年按史開元十三年乙丑封泰山至

天寶十三載始及三十年則是進西嶽賦在天寶十  
三載也老杜有贈獻納使田舍人詩云舍人退食收  
封事宮女開函近御筵曉漏追隨青瑣闈晴窓點檢  
白雲篇末句云揚雄更有河東賦唯待吹噓送上天  
其云更有河東賦當是獻西嶽賦時也

李白古風云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趙至鄒  
衍復齊來予考史記不載黃金臺之名止云昭王為  
郭隗改築宮而師事之孔文舉與曹公書曰昭王築

臺以尊郭隗亦不著黃金之名上谷郡圖經乃云黃  
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  
延天下士遂因以為名皇甫松有登黃金臺詩云燕  
相謀在茲積金黃巍巍上者欲何顏使我千載悲其  
跡當可得而考也

陳子昂感遇詩云樂羊為魏將食子狗軍功骨肉且相  
薄他人安得忠又曰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麑翁孤獸  
猶不忍況以奉君終一則忍於其子一則不忍於麑

故魯直懷荊公詩有啜羨不如放麑樂羊終媿巴西  
陳無已啟亦用此事所謂中山之相仁於放麑亂世  
之雄疑於食子是也然屬麇於秦西巴孟孫也非中  
山相也子昂徒見樂羊中山事遂悞作孟孫用無已  
亦遂襲之魯直以西巴為巴西亦誤矣

何彼穠矣之詩美王姬而作也周姬姓故皇女皆稱姬  
如陳媯楚芊齊姜之類是也後世凡婦人皆稱姬誤  
矣南朝人士皆謂姬人如蕭綸見姬人詩所謂狂夫

不妬妾隨意晚還家劉孝綽詠姬人未出詩所謂帷  
開見釵影簾動聞釧聲梁王僧擇為姬人怨詩所謂  
還君與妾扇歸妾與君裘江總為姬人怨服藥詩所  
謂妾家邯鄲好輕薄特忿仙童一丸藥是也

聖相上字姬名書如州縣之縣者宮架也若州縣之縣  
則別無他音嘗觀顏延之侍皇太子釋奠宴詩曰獻  
終襲吉郎官廣宴堂設象筵庭宿金縣沈約侍宴詩  
曰回鑾獻爵縱金委奠肆士辨儀胥人掌縣二人押

韻皆作州縣之縣用何耶沈佺期哭蘇眉州詩云家  
憂方休杼皇慈更徹縣則當作平聲押

韓退之詩曰離騷二十五王逸序天問亦曰屈原凡二  
十五篇今楚詞所載二十三篇而已豈非并九辨大  
招而為二十五乎九辨者宋玉所作非屈原也今楚  
詞之目雖以是篇併注屈宋然九辨之序止稱屈原  
弟子宋玉所作大招雖疑原文而或者謂景差作若  
以宋玉痛屈原而作九辨則招竟亦當在屈原所著

之數當為二十六矣不知退之王逸之言何所據耶  
東坡詩云玉奴絃索花奴手玉奴謂楊妃花奴謂汝陽  
王璡也及觀和楊公濟梅花詩乃言玉奴終不負東  
昏何耶按南史東昏妃潘玉兒當是筆悞爾

近世作文者多以紫荷囊作侍從事用如宋景文詩所  
謂榮觀聳麟族賦筆助荷囊之類承襲而用者非一  
而不知其誤也按晉書輿服志云文武百官皆有囊  
綬八座尚書則荷紫以生紫為袴囊綬之服外加於

左肩則所謂荷紫者非芟荷之荷乃負荷之荷也南史載周捨嘗問劉杳曰著紫荷囊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曰張安世傳云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注曰橐囊也蓋人徒見南史有著紫荷囊四字遂作一句讀之殊未知晉書荷紫之義也

元結刺道州承兵賊之後徵率煩重民不堪命作春陵行其末云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詩以傳考之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嘗奏免稅租及和市雜物十三萬

縉又奏免租庸十餘萬緡困乏流亡盡歸乃知賢者  
所存不特空言而已

王儉少年以宰相自命嘗有詩云稷契康虞夏伊呂翼  
商周又字其子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至其孫訓  
亦作詩云旦奭康世功蕭曹佐毗俗大率追儉之意  
而為之後官亦至侍中

史載宋之間冉祖雍並賜死於桂州之間得詔震汗不  
引決祖雍請於使者曰之間有妻子幸聽決使者許

之而之間荒憐不能處家事及考之文集有登大吏  
嶺詩云兄弟遠謫居妻子咸異域則之間赴貶時未  
嘗以妻子行也又有發藤州及昭州二詩二州皆在  
桂州之南則賜死之地非桂州明矣豈史之誤歟

黃魯直詩云世有捧心學取笑如東施梅聖俞云曲眉  
不想西家樣餒腹還希二子清太平寰宇記載西施  
事云施其姓也是時有東施家西施家故李太白效  
古云自古有秀色西施與東鄰而東坡代人留別詩

乃云絳蠟燒殘玉筯飛離歌唱徹萬行啼他年一舸  
鴻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似與寰宇記所言不同豈  
為韻所牽耶

杜子美栢中允除官制詩舊注以為栢者又以為正節  
按杜詩云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蜀中寇亦甚栢  
氏功彌存三止錦江沸獨清玉壘昏當是有功於蜀  
者方是時段子璋反於上元徐知道反於寶應而正  
節為邛州刺史數有功則是正節無疑矣杜集又有

柏學士茅屋柏大兄弟山居詩議者皆以謂正節之  
居然詩中殊不及功名之事但皆稱其為學讀書爾  
茅屋云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開萬卷餘山居云  
山居精典籍文雅涉風騷疑是邛州立功之前

張籍居韓門弟子之列又以愈薦為國子博士東坡所  
謂汗流湜籍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者而籍作愈  
祭詩乃云公文為時師我亦有微聲而後之學者或  
號為韓張何耶

張籍送區弘詩云韓公國大賢道德赫已聞昨出為陽  
山爾區來趨奔韓官遷法曹子隨至荆門韓入為博  
士崎嶇從羈輪觀其游從之久疑得於韓者深也然  
考其文章議論之際乃不得預籍湜之列何耶韓集  
有送區弘南歸詩云我遷於南日周圍來見者衆莫  
依稀爰有區子熒熒暉觀以晏訓或從違我念前人  
譬葑菲落以斧斤引纏徽雖有不逮驅駢駢觀此數  
語則韓雖以師道自任而區受道之質蓋有所未至

也其後又勉之以行行正直勿脂章業成志立來頒頒其誨之者至矣集中又有送區冊序韓文辨證云冊即弘也未知孰是爾

韓退之雙鳥詩多不能曉或者謂其詩有不停兩鳥鳴百物皆生愁不停兩鳥鳴大法失九疇周公不為公孔子不為丘之句遂謂排釋老而作其實非也前云一鳥落城市一鳥巢岩幽後云天公怪兩鳥各捉一處囚則豈謂釋老耶余嘗觀東坡作李白畫像詩云

天人幾何同一漚謫僂非謫乃其游揮斥八極隘九州化為二鳥鳴相酬一鳴一息三千秋靡之不得矧肯求則知所謂雙鳥者退之與孟郊輩爾所謂不停兩鳥鳴等語乃雷公告天公之言甚其辭以讚二鳥爾落城市退之自謂落岩幽謂孟郊輩也各捉一處囚非囚禁之囚止言韓孟各居天一方爾末云還當三千秋更起鳴相酬謂賢者不當終否當有行其言者

李白贈崔侍御詩云黃河三尺鯉本在孟津居點額不成龍歸來伴凡魚何當赤車使再徃召相如相如蓋自謂也觀此則白不可謂無心於仕進者然當時慢侮力士略不為身謀旋致貶逐而曾不悔使其欲仕之心切必不如是先是蘇頲為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故白詩中每以相如自比贈從弟之遙曰漢家天子馳駟馬赤車蜀道迎相如自漢陽病酒歸曰聖主還聽子虛賦相

如却欲論文章贈張鎬曰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  
白自比為相如非止一詩也

杜子美褒稱元結春陵行兼賦退後示官吏二詩云兩  
章對秋水一字偕華星致君唐虞際浮朴億大庭又  
云今盜賊未息得結輩數十公落落然參錯為天下  
邦伯天下少安可立待已蓋非專稱其文也至於李  
義山乃謂次山之作以自然為祖以元氣為根無乃  
過乎秦少游漫郎詩云字偕華星章對月漏洩元氣

煩揮毫蓋用子美義山語也

西京雜記載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卓文君作  
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樂府詩集謂白頭吟者疾  
人以新間舊不能至白首故以為名余觀張籍白頭  
吟云春天百草秋始衰棄我不待白頭時羅襦玉珥  
色未暗今朝已道不相宜李白白頭吟云妾有秦樓  
鏡照心勝照井願持照新人雙對可憐影其語感人  
深矣至劉希夷作白頭吟乃云寄言全盛紅顏子湏

憐半死白頭翁此翁白頭真可憐伊惜紅顏美少年  
則是言男為女所棄而作與文君白頭吟之本意異  
矣

老杜當干戈騷屑之時間關秦隴負薪採稆鋪糒不給  
困躉極矣自入蜀依嚴武始有草堂之居觀其經營  
往來之勞備載於詩皆可攷也其曰萬里橋西宅百  
花潭北莊者言其地也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者  
言其時也雪裏江船渡風前逕竹斜寒魚依密藻宿

驚起圓沙者言其景物也至於草堂塹西無樹林非  
子誰復具幽深則乞榦木於何少府之詩也草堂少  
花今欲裁不問綠李與黃梅則乞果裁於徐少卿之  
詩也王侍御携酒草堂則喜而為詩曰故人能領客  
携酒重相看王錄事許草堂貲不到則戲而為詩曰  
為嗔王錄事不寄草堂貲蓋其流離貧窶之餘不能  
以自給皆因人而成也其經營之勤如此然未及黔  
突避成都之亂入梓居閬其心則未嘗一日不在草

堂也遣弟檢校草堂則曰鵝鴨宜長數柴荆莫浪開  
寄題草堂則曰尚念四松小蔓草易拘纏送韋郎歸  
成都則曰為問南溪竹抽梢合過牆塗中寄嚴武則  
曰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每致意如此  
及成都亂定再依嚴武為節度參謀復歸草堂則曰  
不忍竟捨此復來雜榛蕪入門四松在步屢萬竹疎  
則其喜可知矣未幾嚴武卒倍惶無依復捨之而去  
以史及公詩攷之草堂斷手於寶應之初而永泰元

年四月嚴武卒是年秋公寓夔州雲安縣有此草堂者終始祇得四載而其間居梓闈三年公詩所謂三年奔走空皮骨是也則安居草堂者僅閱歲而已其起居寢興之適不足以償其經營往來之勞可謂一世之羈人也然自唐至宋已數百載而草堂之名與其山川草木皆因公詩以為不朽之傳蓋公之不幸而其山川草木之幸也

韓退之作李平墓志云余不知服食之說自何起殺人

不可計而慕尚之益至臨死乃悔其為而退之乃躬  
自陷之以至於死白樂天所謂退之服硫黃一病訖  
不痊是已陳後山作嗟哉行云張生服石奴下潦上  
乾如渴烏韓子作志還自屠自笑未竟人復吁蓋為  
此也然樂天與刑部李侍郎詩云金丹同學都無益  
姹女丹砂燒即飛則樂天深知服食之無驗其肯以  
身試藥以自斃乎則自笑未竟人復吁之句未必然  
爾山谷在貶所曾公袞有書勸其勿服金石藥谷報

云公袁疽根在旁乃不可食庭堅服之如晴雲之在  
川谷安得有霹靂火也則知服金石者尤當屏去粉  
白黛綠之輩或者用以資色力其斃矣宜哉

韻語陽秋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韻語陽秋卷七

宋 葛立方 撰

杜牧張祜皆有春申君絕句杜云烈士思酬國士恩春  
申誰與快冤冤三千賓客揔珠履欲使何人殺李園  
張云薄俗何心議感恩謫容卑迹賴君門春申還道  
三千客寂寞無人殺李園二詩語意太相犯嗚呼朱  
英之言盡矣而春申不能必用李園之計巧矣而春  
申不能預防春申之客衆矣而無一人為春申殺李

園者所以起二子之論也余亦嘗有二絕云朱英在  
楚強黃歇黃歇如何弱李園一日棘門奇禍作自詒  
伊戚向誰論又先秦豈謂羸為呂東晉那知馬作牛  
不悟春申亦如許敢憑宮掖闕邪謀

孔子謂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也  
其愚不可及也所謂及者繼也非企及之及謂甯武  
之愚而後人不可繼爾居亂世而愚則天下塗炭將  
孰拯屈原事楚懷王不得志則悲吟澤畔卒從彭咸

之居究其初心安知拯世之意不得伸而至於是乎  
賈生謫長沙傳渡湘水為賦以吊之所遭之時雖與  
原不同蓋亦原之志也白樂天諫史詩乃謂士生一  
代間誰不有浮沉良時真可惜亂世何足欽乃知汨  
羅恨未抵長沙深信如樂天言則是以亂世為不足  
拯也而可乎議者謂誼所欲為文帝不能用者以絳  
灌東陽之屬讒之爾故誼之賦有云鎬鋤為鈍鉅刀  
為銛幹棄周鼎寶康瓠兮觀此是有憾於絳灌東陽

者雖然勃也嬰也敬也皆素有長者之譽必不肯害賢而利已楚漢春秋別有絳灌豈其是耶

李太白至邯鄲登城樓詩云提携晉中兒杵臼及程嬰空孤獻白刃必死耀丹誠是有取於二子甚重晉中兒謂趙武也然司馬遷作趙晉二世家自相矛盾左氏所書又復不同將何以取信於後世耶晉世家之說曰景公十七年誅趙同趙括令庶子武為後趙世家之說曰景公三年屠岸賈攻殺趙朔趙括等朔之家

友人程嬰匿趙武於山中至十五年景公有疾立趙  
武左氏之說曰魯成公八年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  
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  
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  
反其田按成公八年即晉景公十七年也或云匿武  
於山中或云畜武於宮中或云十五年而後立武或  
云未踰月而立武皆未知所據也

陽城德行道義為士林之所敬服德宗以銀印赤綬起

於隱所驟拜諫官可謂賢且遇矣故學生聞道州之  
貶投業而呌閣賢士愴驛名之同擣辭而頌德可以  
知其賢不誣也然韓退之諫臣論乃極口貶之何哉  
其言曰今陽子實一匹夫在諫位不為不久而未嘗  
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之視秦人之肥瘠  
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  
士固如是乎考之本傳以謂他諫官論事竒細帝厭  
苦城浸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言客屢諫之第醉以酒

而不答蓋其意有所待也至德宗逐陸贊欲相裴延  
齡而城伏蒲之疏始上廷爭懇至累日不解故元微  
之詩云正元歲云暮朝有曲如鈞飛章八九上皆若  
珠暗投且曰事不止臣諫誓不休而白樂天亦云陽  
城為諫議以正事其君其手如屈軼舉必指佞臣卒  
使不仁者不得秉國鈞柳子厚亦云抗志厲義直道  
是陳蓋退之諫論乃在止裴延齡為相之前而三子  
頌美之言乃在陽城極諫之後爾

唐明皇以英銳身致極治以荒淫身致極亂自古人君成敗之速未有如明皇者鄭毅夫詩云四海不搖草九重藏既根十年傲堯舜一笑破乾坤蓋是意也開元之盛能致兵寢刑措之治者實姚宋輔政之功明皇可以無疑矣不三四年遽使去位及李林甫用事則盤旋糾固至十八九年敗國蠹賢無所不至猶以為未足也晚年顧力士曰海內無事朕將吐納導引以天下事付林甫天下安得而不亂乎

宋之間方其謗事太平公主也則為賦以美之曰孕靈  
娥之素彩輝婺女之淳精及安樂公主權盛復徃諧結  
至宴飲其園亭為詩以美之曰賓至星槎落儂來月  
宇空玳梁飄賀燕金埒倚晴空姦傾既露棊間遂生  
而太平不樂矣匿張仲之之家而告其私規以贖罪  
之間亦含齒戴髮者所為何至如是乎

張均張垍兄弟承襲父寵致位嚴近皆自負文材覬覦  
端揆明皇欲相均而抑於李林甫欲相垍而奪於楊

國忠自此各懷觖望安祿山盜國垍相祿山而均亦受偽命肅宗反正兄弟各論死非房琯力救豈能免乎老杜贈均詩云通籍踰青瑣亨衢照紫泥靈虬傳夕箭歸馬散霜蹄言均為中書舍人刑部尚書時也贈垍詩云翰林逼華蓋鯨力破滄溟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言垍尚寧親公主禁中置宅時也二人恩寵烜赫如是則報國當如何而乃數亂天理下比逆賊反噬其主夫豈人類也哉

晉盧諶先為劉琨從事中郎將段匹磾領幽州求諶為  
別駕故琨答諶詩云情滿伊何蘭桂移植茂彼春林  
瘁此秋棘言諶弃已而就匹磾也厥後琨命箕澹攻  
石勒一軍皆沒由是窮蹙不能自守乃率衆赴匹磾  
繼為匹磾所拘知其必死矣豈無望於諶哉觀再贈  
諶云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何意百鍊剛化為繞  
指柔其詩託意欲以激諶而救其急而諶殊不領也  
琨既被害諶始上表以雪其冤終亦何所補耶

五王之誅二張也張柬之啓其謀桓彥範任其事敬暉  
崔元暉袁恕己各效其力坐使天后還政中宗即祚  
所謂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者誠  
為社稷之奇勲然尚有可恨者焉薛季昶勸除武三  
思而彥範乃謂如机上肉留為天子藉手彥範輩豈  
不知中宗非剛斷之主乎彼之意以謂三思方蒸亂  
韋氏而中宗孱懦一聽其所為苟誅三思必不利於  
已故不肯誅耳不旋踵而自罹殺身之禍實自取之

也張文潛云繫狗不繫首反噬理必然智勇忽迷方  
脫匣授龍泉區區薛季袒先事僅能言留禍啟臨淄  
敗謀豈非天

漢成帝時張禹用事朱雲對上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劒  
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  
上大怒曰居下訕上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  
檻折曰臣願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如雲者可謂忠  
直有餘矣後世思其人而不可得則作為韻語以聲

其美肅宗時元載用事故杜子美詩云千載少似朱  
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武后時傅游藝用事故盧照  
隣詩云昔有平陵男姓朱名阿游願得斬馬劒先斷  
佞臣頭言當時立朝之士不如雲以二人之惡而告  
於上也若二人者姦諛百倍張禹夫腥臊之血豈足  
以汚尚方之劒乎宋景文云朱游英氣凜生風瀆死  
危言悟帝聰殿檻不脩旌直諫安昌依舊漢三公信  
乎去佞如拔山也

漢史載韓信教陳豨反有挈手歩庭之議且曰吾為汝從中起漢十年豨東反高祖自將兵出張良潛曰方是時蕭相國居中而信欲以烏合不教之兵從中起以圖帝業雖使甚愚必知無成信豈肯出此哉故其詩曰何待陳侯乃中起不思蕭相在咸陽又一詩云平生蕭相真知己何事還同女子謀則又責蕭相不為信辨其枉也余觀班史呂后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豨已破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病強

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則斬信者相國計也縱使其枉相國其肯為辨之哉信死則劉氏安不死則劉氏危相國豈肯以平日相善之故而悞社稷大計乎及潛後有一絕云登壇一日冠羣雄鍾室倉皇念蒯通能用能誅誰計策嗟君終日媿蕭公

韻語陽秋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韻語陽秋卷

八至  
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璡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鈴

校對官中書臣王璗

謄錄監生臣李永寧

謄錄監生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

韻語陽秋卷八

宋 葛立方 撰

蘇武李陵在武帝時同為侍中金蘭之義素篤武拘於  
匈奴明年而陵始降雖逆順之勢殊悲懼之情異然  
朋友之誼此心常惄惄也觀陵海上勸武使降之言  
非不切至而武之所以告陵者不過明吾忠義之心  
而已而未嘗一語及陵之叛若告衛律者則不然盡  
辭詬歸之於不忠不臣之科而此以節義臨之幾

使惡死此亦可以見於陵厚也後武得歸陵置酒賀  
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  
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故李太白蘇武詩云  
渴飲丹窟冰饑食天上雪東還沙塞遠北愴河梁別  
泣把李陵衣相看淚成血蓋亦是意爾

張祜觀狄梁公傳詩云失運盧陵厄乘時武后尊五丁  
扶造化一柱正乾坤而山谷有鯨破橫流砥柱虎口  
舌國宗臣之句可謂善論仁傑者余謂仁傑不畏武

后羅織之獄三族之夷強犯逆鱗敢以廬陵反正為請者非特天資忠義亦以先得武后之心故也且張易之昌宗后之嬖臣也欲歸廬陵事大體重非二嬖之言后孰信之吉頃能以危言撼二嬖陳易吊為賀之計故二嬖敢從容以請而后意遂定於是仁傑之諫得行卒之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者由仁傑之言也故史援呂溫之言稱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鳴呼仁傑其忠且賢哉按仁

傑傳始后欲立武三思而李昭德傳乃云洛陽人王慶之請以武承嗣為皇太子昭德力爭今考三思本傳不載為皇太子之說而承嗣傳云洛州人請立承嗣為皇太子岑長倩格輔元皆爭不從而不及昭德豈有牴牾耶

漢元帝時弘恭石顯用事京房劉向皆深嫉之嘗上書力詆蓋薰蕕冰炭不能以共處理之必然也然房欲淮陽王為己助代王作求朝奏章何令外親上疏謂

小人在朝以致地動雖嫉惡之心切然於中實亦少  
貶矣使二子果輸忠於漢當明目張膽論至再三可  
也何暇為身謀而假之於他人哉故荆公詩云京房  
劉向各稱忠詔獄當年迹自窮畢竟論心異恭顯不  
妨迷國略相同後之論人物者儻取其心而略其迹  
則善矣

東漢李固忠直鯁亮志在討國不為身謀爭立清河遂  
忤梁冀以致身首異處當時有提鉞上章乞收固尸

如汝南郭亮者有星行至洛守衛尸喪如陳留楊羌者亦可見固以忠獲罪矣唐李華嘗觀黨錮傳撫卷而悲之且作詩曰古墳裏城野斜徑橫秋波况不禁樵采茅莎無子遺嗚呼生不能保其身死又不能保其藏骨之地天之不相善人何至是耶梅聖俞詩云後家誅黨人誰與李杜死死者有范滂其母為之喜喜死名愈彰生榮同犬豕故史臣以胡廣趙戒為糞土而馬融真犬豕哉

司馬遷游江淮汶泗之境紬金匱石室之書而作史記  
上下數千年殆如目覩可謂孤拔初遭李陵之既不  
肯引決而甘腐刑者實欲效離騷呂覽說難之書以  
據憤悱故荆公詩云嗟子刀鋸間悠然止而食成書  
與後世憤悱郵自釋觀史記評贊於范睢蔡澤則曰  
二子不相處烏能激乎於季布則曰彼自負才故受  
辱而不羞於虞卿則曰虞卿非窮愁則不能著書以  
自見於伍員則曰隱忍以就功名至於作貨殖游俠

二傳則以家貧不能自贖左右親戚不為一言而寄意焉則荆公釋憤悱之言非虛發也

老杜高自稱許有乃祖之風上書明皇云臣之述作沈鬱頓挫揚雄枚皋可企及也壯遊詩則自比於崔魏班揚又云氣劖屈賈壘目短曹劉牆贈韋左丞則曰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甫以詩雄於世自比諸人誠未為過至竊比稷與契則過矣史稱甫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豈自比稷契而然耶至云上感九廟

焚下憫萬民瘡斯時伏青蒲廷爭守御床其忠盡亦可嘉矣

文選載王粲公讌詩注云此侍曹操宴也操未為天子故云公讌耳操以建安十八年春受魏公九錫之命公知衆情未順終其身不敢稱尊而粲詩已有願我賢主人與天享巍巍之語則粲豈復有心於漢耶粲常說劉表之子琮曰曹公人傑也將軍卷甲倒戈以歸曹公長享福祚萬全之策也厥後操以粲為軍謀

祭酒則以腹心委之矣

陸希聲隱居宜興君陽山今金沙寺其故宅也自著君  
陽山記叙其景物亭館如輞川尚可得其髣髴初僧  
譽光從希聲授筆法繼以善書得幸於昭宗希聲祈  
使援已以詩寄之云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  
逐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湖洴澼人遂得名隱  
操蓋不足觀也常著易傳十卷觀其自序以謂夢在  
大河之陽有三人偃卧東首上伏羲中文王下孔子

下以易道畀予遂悟八卦小成之位質之象數有符  
契且云今年四十有七已及聖人之年於是作易傳  
以授門人崔徽王贊之徒復自為注今觀其書無可  
取者而怪誕如此其人亦可知後避難死於道路蓋  
不能終君陽之居也

荆公作商鞅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余竊疑焉孔子論為君難有曰如其善而莫予違也  
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予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

乎蓋人君操生殺之權志在使人無違於我其何所不至哉商鞅助秦為虐而乃稱其使政必行何耶後又有謝安詩云謝公才業自超羣誤長清談助世紛秦晉區區等亡國可能王衍勝商君則知前篇有激而云也杜子美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則知所去取矣

謝靈運在永嘉臨川作山水詩甚多往往皆佳句然其人浮躁不羈亦何足道哉方景平天子踐祚靈運已

扇搖異同非毀執政矣及文帝召為祕書監自以名  
輩應參時政而王曇首王華等名位踰之意既不平  
多稱疾不朝則無君之心已見於此時矣後以游故  
無度為有司所糾朝廷遣使收之而靈運有韓亡子  
房奮秦帝魯連恥之詠竟不免東市之戮而白樂天  
乃謂謝公才廓落與世不相遇壯志鬱不用須有所  
洩處洩為山水詩逸韻諧奇趣何也武帝文帝兩朝  
遇之甚厚內而卿監外而二千石亦不為不逢矣豈

可謂與世不相遇乎少須之安知不至其散而偏躁  
至是惜哉其作登石門詩云心契九秋幹目翫三春  
荑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腓不知桃墟之洩能處順  
乎五羊之既能待終耶亦可謂心語相違矣

揚雄之迹曲諂新室議之者衆矣此置而不論雄之心  
如何哉觀法言之書似未明乎大道之指也王荊公  
乃深許之何耶詩云寥寥鄒魯後於此獨先覺又云  
儒者陵夷此道窮千秋止有一揚雄又云道真沉溺

九流渾獨泝頽波討得源又云子雲平生人莫知知者侯芭稱其辭今尊子雲者皆是得子雲心亦與幾是以聖人許雄也東坡謂雄以難深之辭文淺易之說與公矛盾矣

宋彭城王義康忌檀道濟之功會文帝疾動乃矯詔送廷尉誅之故時人歌云可憐白浮鷁枉殺檀江州當時人痛之蓋如此奈何王綱下移主威莫立洎魏軍至瓜步帝方登石頭以思之又何補哉劉夢得嘗過

其墓而悲之曰萬里長城壞荒雲野草秋秣陵多士女猶唱白浮鳩蓋傷痛之深雖歷三百年而猶不泯也

馬少游常哀兄援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羸餘但自苦爾故援在浪泊西里當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鶴跕跕在水中之時輒思其言以謂念少游語何可得也洎武陵五溪蠻作亂劉尚軍沒而援貪

進不止方且據鞍覆鑠被甲請行遂底壺頭之困劉  
夢得經伏波神祠詩有一以功名累翻思馬少游之  
句可謂名言矣壺頭在武陵當是夢得為司馬時經  
歷故篇首言蒙蒙篁竹下有路上壺頭

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虧非虎非罷所獲霸  
王之輔於是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載與俱歸此司馬  
遷之說也文王至磻溪見呂尚釣釣得玉璜刻曰姬  
受命呂佐時德合於今昌來提此尚書大傳之說也

太公釣於滋泉文王得而王此呂不韋之說也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初下得鮒次得鯉剗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此劉向之說也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則見而知之此孟子之說也是數說者皆言天產英輔以興周蓋非碌碌佐命者之可擬也而司馬遷乃摭或者之論謂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閼夭招呂尚求美女奇物獻於紂而贖西伯西伯

既脫三人有陰謀修德以傾商政此豈所以待太公哉歐陽詹云論兵去商虛講德興周道屠沽未遇時何異斯州老余比赴官宜春於壽昌道中見壁間題一詩云漁翁何事亦從戎變化神奇抵掌中莫道直釣無所取渭川一釣得三公一以為傾商政一以為釣三公皆非知聖賢者

唐淄青李師道倚蔡為重稱兵不軌泊蔡平師道乃始震悸憲宗命削其官詔諸軍進討於是六節度之兵

興矣故劉夢得嘗為天齊行二篇以快李師道之死  
夫師道猖獗狂悖反噬其主人怨神怒豈能居覆載  
之中乎故夢得云牙門大將有劉生夜半射落攬槍  
星又云泰山沉寇六十年旅祭不饗生愁烟今逢聖  
君欲封禪神使陰兵來助戰夫劉悟本軍之將也方  
為師道也陽穀以當魏博乃倒戈以攻其主泰山本  
土之神也宜神其地而乃以陰兵助敵則人怨神怒  
可知矣將叛其君神叛其主豈非以此始者以此終

乎天之所報速矣

唐明皇時陳希烈為左相李林甫為右相高適各有詩上之以陳為吉甫子房以李為傅說蕭何其比擬不倫如是陳詩云天地莊生馬江湖范蠡舟逍遙堪自樂浩蕩信無憂則無意於依陳上李相詩云莫以才難用終期善易聽未為門下客徒謝少微星則有意於干李按希烈傳林甫顓朝以希烈柔易乃薦之共政則權在林甫而不在希烈故適不依陳而干李也

余觀漁父告屈原之語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又云衆人皆濁何不渥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此與孔子和而不同之言何異使屈原能聽其說安時處順寘得喪於度外安知不在聖賢之域而仕不得志狷急褊躁甘葬江魚之腹知命者肯如是乎故班固謂露才揚己忿懃沉江劉勰謂依彭咸之遺則者狷狹之志也揚雄謂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孟郊云三黜有愠色即非賢

哲模孫郤云道廢固命也何事葬江魚皆貶之也而  
張文潛獨以謂楚國莊江盡醉人獨醒唯有一靈均  
哺糟更使同流俗漁父由來亦不仁

韻語陽秋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韻語陽秋卷九

宋 葛立方 撰

徐師川詩云楚漢紛爭辨士憂東歸那復割鴻溝鄭君立義不名籍項伯胡顏肯姓劉謂項伯籍之近族乃附劉而背項鄭君已為漢臣乃違漢而思楚也余嘗論之曰方劉項之勢雌雄未決也其間豈無容容狡詐之士首鼠兩端以觀成敗而為身謀者乎項伯是也其意以謂項氏得天下則吾嘗以宗族從軍畫策

定計豈吾廢哉劉氏得天下則鴻門之會吾嘗舞劔以蔽沛公矣廣武之會吾嘗勸勿烹太公矣劉氏豈吾廢哉高祖之封項伯殆以此也至鄭君則不然事籍籍死屬漢高祖令諸故楚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乃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觀此則鄭君與項伯賢僥可見高祖或逐或封皆徇情之好惡則知戮丁公者一時矯激之為也王儉七志曰宋高祖遊張良廟並命僚佐賦詩謝瞻所賦冠於一時今載於文

選者是也其曰鴻門銷薄蝕陔下隕櫬槍爵仇建蕭  
宰定都護儲皇肇允契幽叟飈飛指帝鄉則子房輔  
漢之策盡於此數語矣王荊公云素書一卷天與之  
穀城黃石非吾師固陵解鞍聊出口捕取項羽如嬰  
兒從來四皓招不得為我立棄商山芝亦用此數事  
而論議格調出贍數等東坡論子房袖槌之事以謂  
良不為伊呂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余觀  
之此良少年之銳氣未足以咎良也圯上授書之後

所見豈前此哉

左太冲陶淵明皆有荆軻之詠太冲則曰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淵明則曰惜哉劍術踈竒功遂不成是皆以成敗論人者也余謂荆軻功之不成不在荆軻而在秦舞陽不在秦舞陽而在燕太子舞陽之行軻固心疑其人不欲與之共事欲待它客與俱而太子督之不已軻不得已遂去故羽歌悲愴自知功之不成已而果膏刃秦庭當時固已惜之然槩之於義雖

得秦王之首於燕亦未能保終吉也故揚子云荆軻  
為丹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  
之廉也焉可謂之義也可謂善論軒者

盜殺武元衡也白樂天為京兆掾初非言責而請捕盜  
以必得為期時宰惡其出位坐賦新井篇逐之九江  
故因聞琵琶乃有天涯流落之感至於波濕青衫之  
上何憊如此哉先文康公嘗有詩云平生趣操號安  
恬退亦怡然進不貪何事潯陽恨遷謫輕將清波濕

青衫又云及泉曾改莊公誓勝母終回曾子車素綆  
銀床堪淚墮更能賦詠獨何如

李義山詩云本為留侯慕赤松漢廷方識紫芝翁蕭何  
只解追韓信豈得虛當第一功是以蕭何功在張良  
下也王元之詩云紀信生降為沛公草荒孤壘想英  
風漢家青史緣何事却道蕭何第一功是以蕭何功  
在紀信下也余謂炎漢創業何為宗臣高祖設指蹤  
之喻盡之矣它人豈容議耶

韋蘇州睢陽感懷有詩曰宿將降賊庭儒生獨全義宿  
將謂許遠儒生謂張巡也蓋當時物議以為巡死而  
遠就虜疑遠畏死辭服於賊故應物云爾韓愈嘗有  
言曰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  
與賊抗而不降乎斯言得矣巡死後賊將生致遠於  
偃師遠亦以不屈死則是遠亦終死賊也

三良以身殉秦繆之葬黃鳥之詩哀之序詩者謂國人  
刺繆公以人從死則咎在秦繆而不在三良矣王仲

宣云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隨陶元亮云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是皆不以三良之死為非也至李德裕則謂社稷死則死之不可許之死欲與梁丘據安陵君同譏則是罪三良之死非其所矣然君命之於前而衆駁之於後為三良者雖欲不死得乎唯柳子厚云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使康公能如魏顆不用亂命則豈至陷父於不義如此哉東坡和陶亦云

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似與柳子之論合而過秦繆墓詩乃云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徇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則又言三良之殉非繆公之意也

唐太和末閻尹恣橫天子以擁虛器為恥而元和逆黨未討帝欲夷絕其類李訓謂在位操權者皆碌碌獨鄭注可共事遂同心以謀已而殺陳宏志於青泥驛

相繼王守澄楊承和韋元素王踐言皆不保首領又斬崔潭峻之棺而鞭其尸剪除逆黨幾盡亦可謂壯矣意欲誅宦尹乃復河湟歸河朔諸鎮天子向之鄭注雖招權納賄然出節度隴右欲因王守澄之葬乘辟官臨送以鎮兵悉誅之謀亦未必不善會李訓先五日舉事遂成甘露之駢世以成敗論人物故訓注不得為忠至李德裕謂不可與徒隸齒亦太甚矣按唐史李甘與李中敏皆嘗論鄭注不可為相故甘有

封州之謫而中敏有潁陽之歸牡牧之贈甘詩云太  
和八九年訓注極燒虎吾君不省覺二克日威武喧  
喧皆傳言明辰相登注和鼎顧子云我死有處所明  
日詔書下謫斥南荒去又有贈中敏詩云元禮去歸  
緜氏學江充來見大臺宮曲突徙薪人不會海邊今  
作釣魚翁蓋深痛二公之言不行而訓注得恣其謀  
也蓋當是時仇士良竊國柄勢焰熏灼士大夫於議  
論之間不敢以訓注為是以賈殺身之既故牧之之

詩如此嗚呼東漢之季柄在宦官陳蕃之徒以忠勇  
之資謀殲其黨而事亦不遂史載其名殆如日星而  
訓注以當時士夫畏憚士良輩遂加以姦兇之目而  
史亦以為亂人萬世之下無以自白其深可痛哉余  
家舊藏甘露野史二卷及乙卯記一卷二書之說時  
相矛盾甘露野史言上令訓等誅宦官事覺反為所  
擒而已乙卯記乃謂訓等有逆謀蓋甘露史出於朝廷  
公論而已乙卯記附會士良之私情也乙卯記後有朱

實跋尾數百言以乙卯所記為非是其說與野史同  
余故表而出之

杜牧之集有李給事詩二首其中有紛紜白晝驚千古  
鐵鑽朱殷幾一空之句謂鄭注甘露之事也又有可  
憐劉校尉曾訟石中書之句牧之自注云給事曾忤  
仇士良人遂以為給事者李石也余嘗攷之李石雖  
嘗為給事然劾鄭注之事史所不載雖載語言忤仇  
士良然亦在石拜相之後石既拜相則牧之詩題不

應以給事為稱其非李石明矣當時唯有李中敏與  
牧之厚善嘗因旱欲乞斬注以申宋申錫之冤帝不  
省遂以病告歸潁陽今牧之詩有元禮去歸緜氏學  
之句牧之自注云因論鄭注告歸潁陽又史云注誅  
遷給事其後仇士良以開府蔭其子中敏曰內謁者  
安得有子士良慙恚由是復棄官去由是論之則是  
中敏無疑矣

杜牧之作李和鼎詩云鵬鳥飛來庚子直謫去自彼辛

知年由來枉死賢才士消長相持勢自然蓋言鄭注事也方是時和鼎論注不可為相旋致貶責故牧之作詩痛之如此議者謂辛知年在憲宗之時而憲宗未嘗謫李甘李甘在文宗之時而文宗時無辛知也豈不誤乎余謂牧之所云非謂實庚子辛知也鵬集於舍班固書庚子之日日有蝕之詩人有辛知之詠借是事以明李甘之冤爾

唐穆宗時令狐楚為相為景陵使以傭錢獻羨餘怨聲

係路致有衡州之貶觀發潭州寄李寧常侍詩云君  
今待紫垣我已墮青天委廢從茲日旋歸在幾年又  
有荅竇鞏中丞詩末句云何年相贈答却得在中臺  
亦可見其去國慘傷之情矣孔子曰苟患失之無所  
不至其楚之謂乎觀甘露之事則可見矣當是時也  
王涯等被繫神策仇士良白涯與李訓謀逆將立鄭  
注楚時以舊相在闕下文宗召楚至帝對楚悲憤因  
付涯訊牒曰果涯書耶楚曰然涯誠有謀罪應死嗚

呼觀望腐夫閭人而誣寘人於死地楚忍為是乎甘  
露野史乃言尚賴舊相令狐楚獨為辨明若以史為  
證則野史之言未必公也

安祿山反永王璘有窺江左之意子陽勸其取金陵史  
稱薛鏐李臺卿等為璘謀主而不及李白白傳止言  
永王璘辟為府僚璘起兵遂逃還彭澤審爾則白非  
深於璘者及觀白集有永王東巡歌十一首乃曰初  
從雲夢開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又云我王樓艦輕

秦漢却似天皇欲度遼若非贊其逆謀則必無是語矣白既流夜郎有書懷詩云半夜水軍來尋陽滿旌旆空名適自悞迫脅上樓船從則五百金棄之若浮煙辭官不受賞黜謫夜郎天宋中丞薦白啟云遇永王東巡脅行中道乃用白述懷意以拂拭其過爾孔巢父亦為永王所辟巢父察其必敗潔身潛遁由是知名使白如巢父之計則安得有夜郎之謫哉老杜送巢父歸江東云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

霧其序云兼呈李白恐不能無微意也

韻語陽秋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韻語陽秋卷十

宋 葛立方 撰

李白樂府三卷於三綱五常之道數致意焉慮君臣之義不篤也則有君道曲之篇所謂風后爪牙常先太山稽如心之使臂小白鴻翼於夷吾劉蕡魚水本無二慮父子之義不篤也則有東海勇婦之篇所謂淳于免詔獄漢主為緹縈津妾一棹歌脫父於嚴刑十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慮兄弟之義不篤也則有上

留田之篇所謂田氏倉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荆  
交柯之木本同形東枝顯賴西枝榮無心之物尚如  
此參商胡乃尋天兵慮朋友之義不篤也則有箜篌  
謡之篇所謂貴賤結交心不移唯有嚴陵及光武輕  
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峯管鮑久已死何人繼其蹤慮  
夫婦之情不篤也則有雙鶯離之篇所謂雙鶯復雙  
鶯雙飛令人羨玉樓珠閣不獨棲金窓繡戶長相見  
徐究白之行事亦豈純於行義者哉永王之叛白不

能潔身而去於君臣之義為如何既合於劉又合於  
魯又娶於宋又携昭陽金陵之妓於夫婦之義為如  
何至於友人路亡白為權寔及其糜潰又收其骨則  
朋友之義庶幾矣送蕭三十一之魯兼問稚子伯禽  
有高堂倚門望伯魚魯中正是趨庭處君行既識伯  
禽子應駕小車騎白羊之句則父子之義庶幾矣如  
弟凝錞濟況綰各贈詩以致其雍睦之情則兄弟之  
義庶幾矣惜乎二失既彰三美莫贖此所以不能為

醇儒也

人之事親當以敬為主故孔子告子游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東晉作補亡詩於南陔白華二篇每以為言南陔曰養隆敬薄惟禽之似白華曰竭誠盡敬亹亹忘劬可謂得孔子之旨矣今之人恃親之愛已而忘其敬者多故表而出之以為事親之戒

王稚川調官京師母老留鼎州久不歸侍嘗閱貴人歌

舞有詩云畫堂玉珮紫雲響不及桃源欸乃歌山谷  
和韻諷之云慈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扊扅歌可  
謂盡朋友責善之義山谷至孝奉母安康君至為親  
滌廁渝浣中裙未嘗頃刻不供子職泊貶黔南不能  
與親俱則贈王郎詩云留我左右手奉承白髮親至  
贊上食蓮有感則曰蓮實大如指分甘念母慈亦可  
見其孝誠矣余聞無瑕者可以戮人則其告稚川之  
語未為過也老杜送李舟詩非不歸重而其中亦不

能無譏焉所謂舟也衣綵衣告我欲遠適倚門因有  
望歛衽就行役南登岑白華已見楚山碧何時太夫  
人堂上會親戚豈非譏其無方之遊耶孔子云父母  
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則山谷少陵之詩皆有孔子之  
意也

王勃嘗言為人子者不可以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秘  
術勃從之游盡得其要又以虢州多藥草求補參軍  
故示助弟詩云自余反初服無情想高蓋報國情豈

忘從親心所大則勑於親亦可謂厚矣然不能立身  
持已私匿官奴而殺之以致其父從坐遠適交阯豈  
得為孝乎孟子曰縱耳目之欲以為父母僇勑其近  
之矣

陳繹奉親至孝嘗作慶老堂以娛其母介甫贈之詩云  
種竹堂疑出冬筍暗用孟宗事涌寒泉暗用姜詩事  
張劍州以太夫人喪劍州歸荆公予之詩并示女弟云  
烏辭反哺顛毛黑鳥引思歸口舌丹又有張劍州至

劍一日以親憂罷詩云白頭反哺奉烏側流血思歸蜀鳥前所賦皆一時之事而語意重複如此何耶

荆公初去臨川詩云馬頭西去百靄襟一望親庭更苦

心已覺省煩非仲叔安能養志似曾參赴調西關時

詩也非仲叔則自傷不能養口體不如曾參則自傷不能養志也人士一官所驅乃爾為志亦豈得已哉後又有詩云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正為此爾

唐人與親別而復歸謂之拜家慶盧象詩云上堂家慶

畢顧與親恩邇孟浩然詩云明朝拜家慶須著老萊  
衣

謝師厚生女梅聖俞與之詩曰生男衆所喜生女衆所  
醜生男走四鄰生女各張口男大守詩書女大逐鷄  
狗又云何時某氏郎堂上拜嫗叟蓋戲師厚也陳琳  
杜甫詩及楊妃外傳其說異焉琳痛長城之役則曰  
生男戒勿舉生女哺用脯杜甫傷闕西之戍則曰生  
女猶是嫁比隣生男埋沒隨百草楊妃專寵帝室金

印鑿綬寵遍於銛釗象服魚軒榮均於秦號當時遂  
有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  
女却為門楣之詠而樂天長恨歌亦云遂令天下父  
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今師厚之女毓質儒門不過  
求賢士以為之配爾固不至負薪如翟婦餉畚如孟  
光亦豈能預知其必大富貴光宗榮族如蒲津之婦  
人乎宜其聖俞以為戲也

老杜北征詩云經年至茆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回

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  
垢膩脚不襪方是時杜方脫身於萬死一生之地得  
見妻兒其情如是泊至秦中則有曬藥能無婦應門  
亦有兒之句至成都則有老妻憂坐痺幼女問頭風  
之句觀其情悰已非北征時比也及觀進艇詩則曰  
畫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江村詩則曰老  
妻畫紙為碁局稚子敲針作釣鉤其優游愉悅之情  
見於嬉戲之間則又異於在秦益時矣

白樂天元微之皆老而無子屢見於詩章樂天五十八  
歲始得阿崔微之五十一歲始得道保同時得嗣相  
與酬唱喜甚樂天詩云膩剃新胎髮香綳小繡襦玉  
牙開手爪蘇顆點肌膚微之云且有承家望誰論得  
力時又云嘉名稱道保乞姓號崔兒後崔兒三歲而  
亡白賦詩曰懷抱又空天默默依前重作鄧攸身傷  
哉微之五十三而亡按墓誌有子道護年三歲而卒  
以歲月攷之即道保也孟東野連產三子不數日皆

失之韓退之嘗有詩假天命以寬其憂三人者皆人豪而不能忘情如此信知割愛為難也若使學道者遭此則又何必黑衣巾者闔然入其戶而後喻哉

陶淵明命子篇則曰夙興夜寐願爾之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其責子篇則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告儼等疏則曰鮑叔管仲同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而况同父之人哉則淵明之子未必賢也故杜子美論之曰有子賢與愚何

其掛懷抱然子美於諸子亦未為忘情者子美遣興  
詩云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世亂憐渠小家貧仰  
母慈又憶幼子詩云別離驚節換聰慧與誰論憶渠  
愁只睡夕背俯晴軒得家書云熊兒幸無恙驥子竇  
憐渠元日示宗武云汝啼吾手戰觀此數詩於諸子  
鍾情尤甚於淵明矣山谷乃云杜子美困於三蜀蓋  
為不知者詬病以為拙於生事又往往譏宗武失學  
故寄之淵明爾俗人不知便為譏病所謂癡人面前

不得說夢也

李義山作驕兒詩時袁師方三四歲爾其末乃云兒應勿學耶讀書求甲乙况今西與北羌戎正狂悖兒當速成大探雖入虛窟當為萬戶侯勿守一經袁夫兵連既結生民塗炭以日為歲之時而乃望三四歲兒立功於二十年後所謂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者耶

元微之誨姪書云吾生長京城朋從不少然而未嘗識倡優之家不曾於喧嘩縱觀至陝府詩乃有一生自

恣之語至云那知我少年深解酒中事能唱犯聲歌偏精變籌義含詞待殘拍呴噪擲骰盤等語則誨姪之言殆虛語也

錢起題杜牧林亭詩云不須耽小隱南阮在平津南阮謂杜悰也史載悰更立將相而牧困躡不自振快快不平以至於卒審爾則牧之豈肯受其料理哉然宗族貴官河潤者非一枯苑升沉時命存焉何至快快如是可以知牧之量不宏也

文選載嵇叔夜贈秀才入軍詩李善注謂兄喜秀才入軍而張銑謂叔夜弟不知其名考五詩或曰携我好仇或曰思我良朋或曰佳人不在皆非兄弟之稱善銑所注恐未必然爾

楊六尚書白樂天妻兄也初除東川節度代妻賀兄云覓得黔婁為妹婿可能空寄蜀茶來又寒食寄詩曰蠻旗似穴行隨馬蜀牋如花坐遶身不使黔婁夫婦看誇張富貴向何人比責望之言也

王福峙之子勔勑勃皆有才名故杜易簡稱為三珠樹  
其後助訥勸又皆以文顯勃於兄弟之間極友愛自  
鄉還號詩云人生忽如客骨肉知何常願及百年內  
花萼常相將無使棠棣廢取譬人無良觀此語意豈  
兄弟中有不相能者耶及觀誠功勳云欲不可縱爭  
不可常勿輕小忿將成大殃此二人者似非處於禮  
義之域者棠棣廢之詩疑為此二人設也

陸機作詩贈賈謐幾三百言無非極其褒讚方謐用事

生死榮辱人如反覆手其褒讚亦何足怪然其間亦有寄意譏謗人未能推其意者按臧榮緒晉書謚父韓壽母賈充少女也充平生不議立後後妻郭槐輒以外孫韓謐襲封帝許之遂以謐為魯公則是賈謐非充子也故機詩云誕育洪胄纂戎於魯言誕育則以譏非已生也又曰惟漢有木曾不踰境謂橘踰淮則化為枳言如螟蛉之化蜾蠃無異也夫謚勢燭熏灼如此而機敢為庾詞以狎侮之真文人之習氣哉

晉嵇康贈弟秀才四言詩云感悟馳情思我所欽則以  
所欽為弟陸機贈從兄車騎詩云寤寐靡安豫願言  
思所欽則以所欽為兄又贈馮文羆詩云慷慨誰為  
感願言懷所欽則以所欽為友

魏武於諸子中獨愛植丁儀丁廙楊修之徒為植羽翼  
幾代太子丕而植狂性不自雕勵又太子御之有術  
故易宗之計不行蓋非遜丕位也洎文帝即位植屢  
求試用不報益怏怏帝欲害之卞太后曰汝已殺任

城不得復殺東阿故止從貶爵則植豈能無怨懟乎  
嘗觀植所作豫章行云他人雖同盟骨肉天性然周  
公穆康叔管蔡則流言子臧遜干乘季札慕其賢意  
謂已素為武帝所愛忌之者衆故有管蔡流言之說  
然乃自以季札為比亦誣矣豈其掠美之言哉

月輪當空天下之所共視故謝莊有隔千里兮共明月  
之句蓋言人雖異處而月則同瞻也老杜當兵戈騷  
屑之際與其妻各居一方自人情觀之豈能免閨門

之念而他詩未嘗一及之至於明月之下則遐想長  
思屢形詩什月夜詩云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繼  
之曰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一百五日夜對月云  
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繼之曰仳離放紅藥想像  
嚬青蛾江月詩云江月光於水高樓思殺人繼之曰  
誰家挑錦字燭滅翠眉嚬其數致意於閨門如此其  
亦謝莊之意乎顏延之對孝武乃有莊始知隔千里

明月

予曾祖通議兄弟四人取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之義作  
四并堂於東園故通議詩云華圃控弦秋習射寒窓  
留燭夜抄書良辰美景饒心事歡日相并樂起予先  
祖清孝公兄弟六人取三荆同株之義作倍荆亭于  
西園當時篇詠無存者清孝安遇集中有倍荆亭記  
其畧云西推輸無亭觀闕 欲糾合叔季同

耳目之適於是基盈尺之高宇一筵之廣列楹為亭  
號曰倍荆至先人文康公罷官南陽適當兵擾復還

復棲奉伯父工部居焉別建二老堂於宅南秦望田  
里諸山皆在目植花竹於四隅命某日治饌往往樂  
飲竟日某嘗賦詩云去家纔隔水一股二老堂成三  
百弓鶴原暮下沙渚暖雁行夜落霜天空竹根酌酒  
不妨醉花萼斷詩如許工坐久與關筠竹杖出門人  
指兩仙翁

韻語陽秋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韻語陽秋卷十一

宋 葛立方 撰

韓退之秋懷詩十一篇其一云歛退就新懦趨營悼前  
猛此陶淵明覺今是昨非之意似有所悟也然考他篇  
有曰低心逐時趨苦勉祗能暫又曰尚須勉其頑王  
事有朝請則進退之事尚未決也至第十篇云世累  
忽進慮外憂遂侵誠詰屈避語穿冥茫觸心兵敗虞  
千金棄得比寸草榮其籌慮世故尤深至第十一篇

云鮮鮮霜中菊既晚何用好揚揚弄芳蝶爾生還不早則似有不遇時之歎也

李太白古風兩卷僅七十篇身欲為神仙者殆十三四或欲把芙蓉而躡太清或欲挾兩龍而凌倒景或欲留玉舄而上蓬山或欲折若木而遊八極或欲結交王子晉或欲高挹衛叔卿或欲借白鹿於赤松子或欲餐金光於安期生豈非因賀季真有謫儂之目而固為是以信其說耶抑身不用鬱鬱不得志而思高

舉遠引耶嘗觀其所作梁甫吟首言釣叟遇文王又  
言酒徒遇高祖卒自歎已之不遇有云我欲攀龍見  
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  
開電光倏爍晦冥起風雨闔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  
關閣者怒人間門戶尚不可入則太清倒景豈易凌  
躡乎太白忤楊妃而去國所謂玉女起風雨者乃怨  
懟妃子之詞也其後又有飛龍引二首當是明皇仙  
去之後又有綵女玉女之句則怨之深矣

白樂天號為知理者而於仕宦升沈之際悲喜輒係之  
自中書舍人出知杭州未甚左也而其詩曰朝從紫  
禁歸暮出青門去又曰委順隨行止又曰退身江海  
應無用憂國朝廷自有賢自江州司馬為忠州刺史  
未為超也而其詩曰正聽山鳥向陽眠黃紙除書落  
枕前又云五十專城未是遲又云三車猶夕會五馬  
已晨裝及被召中書則曰紫微今日煙霞地赤嶺前  
年泥土身得水魚還動鱗鬚乘軒鶴亦長精神觀此

數詩是未能忘情於仕宦者東坡謫瓊州有詩云平生學道真實意豈與窮達俱存亡要當如是爾

老杜省宿詩云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蓋憂君欲諫之心切則通夕為之不寐想其犯顏逆耳必不為身謀也杜牧之詩云昔事文皇帝叨官在諫垣奏章為得地斷齒負明恩金虎知難動毛釐亦恥言撩頭雖欲吐到口却成吞至與人論諫尤可恠謂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畋獵者畋獵愈多是欲鉗天下忠義

之口有臣如牧國家奚望哉然唐史乃謂牧之剛直  
有奇節敢論列大事指陳利害尤切何耶

郎官之選唐朝尤重順宗初政柳子厚為禮部郎與蕭  
俛書云僕年三十三年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  
外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媢嫉其可得乎  
杜子美一檢校工部爾而詩中數及之銜詫不已如  
贈蘇侯云為郎未為賤其奈病疾攻寄薛據云雖云  
尚書郎不及村野人復怨云才覺省郎在家須農事

歸而入六弟宅云令弟雄軍佐凡才汚省郎如此類  
不可勝數鄭谷自好稱老郎贈秀上人詩云唯恐興  
來飛錫去老郎無路更追攀訪策禪者詩云初塵芸  
閣辭禪閣却訪支郎是老郎春陰詩云舞燕歌鶯莫  
相認老郎心是老僧心是也至於轉正郎則云止陪  
鴛鷺居清秩濫應星辰浼上天省中作則云未如何  
遜無佳句若比馮唐是壯年是亦未免於銜詫者  
晉樂廣曰人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蠶取鐵杵以無想

因也自樂論之則凡夢皆出於想爾而商浩乃曰官本臭腐故將官而夢尸是豈出於想耶周官有六夢蓋非止於思而已劉發方赴舉也秦少游夢有發殯而葬之者云是劉發之柩是歲發首薦少游以詩賀之曰世傳夢凶嘗得吉神物戲人良有旨全美聲名海縣聞閉久當開乃其理少游所原乃一時褒美贊喜之詞非商浩之意也東坡云世衰道微士失已得喪悲歡反其故草袍蘆筆相嫵媚飲食嬉遊事羣聚

曲江船舫月燈毬是謂舞殯而歌墓其末又有故令  
將仕夢發棺勸子勿為官所腐之語全篇二百餘言  
皆用浩意可謂巧於遣詞者矣

柳子厚可謂一世窮人矣永貞之初得一禮部郎席不  
煖即斥去為永州司馬在貶所歷十一年至憲宗元  
和十年例召至京師喜而成詠所謂投荒垂一紀新  
詔下荆扉又云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  
是也既至都乃復不得用以柳州去由永至京已四

千里自京徂柳又復六千往返殆萬里矣故贈劉夢得詩云十年顚願到秦京誰料飜為嶺外行贈宗一詩云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是也嗚呼子厚之窮極矣觀贈李夷簡書云曩者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之難以限於大阨窮躡隕墜廢為孤囚日號而望十四年矣當時同貶之士程异為宰相而夢得亦得召用則子厚望歸之心為如何然竟不生還畢命於蛇虺瘴癘之區可勝歎哉韓退之有言

曰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  
不能自以力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得所願  
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

韋應物燕李錄事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爐煙上  
赤墀花開漢苑經過處雪下驪山沐浴時驪山感懷  
詩云我念綺襦歲扈從當太平小臣職前驅馳道出  
灞亭溫泉行云北風慘慘投溫泉忽憶先皇游幸年  
身騎廄馬引天仗直入華清列御前則天寶巡幸之

時應物已在扈從之數年始十五爾王欽臣疑為三  
衛官然史無有及觀應物白沙亭逢吳叟歌云問之  
執戟亦先朝零落艱難却負樵親觀文物蒙雨露見  
我昔年侍丹霄謂之執戟則亦三衛之類欽臣豈據  
是耶

歐陽永叔詩文中好說金帶初寒詩云若能知此樂何必  
戀腰金寄江十詩云白髮乘兩鬢黃金腰九環答王  
禹玉詩云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宜為白髮翁而謝

表又云頭垂兩鬢之霜毛腰束九環之金帶或謂未  
免矜服銜寵而况下於金帶者乎杜子美白樂天皆  
詩豪器識皆不凡得一緋衫何足道而詩句及之不  
一何耶子美詩云挈帶看朱紱開箱覩黑裘贈廬叅  
謀云素髮乾垂領銀章破在腰江村詩云扶病垂朱  
紱歸休步紫苔樂天寄荔子詩云映我緋衫渾不見  
對公銀印最相鮮初除忠州云魚綴白金隨步躍鵠  
銜紅綬遶身飛又云徒使花袍紅似火真如蓬鬢白

成絲脫刺史紓云便留朱紱還鈴閣却著青袍侍玉  
蜍加朝散大夫得品紓云五品足為婚嫁主紓袍著  
了好歸田又云那知垂白日始是著紓年蓋命服章  
身人情所甚喜故聲心所發如是退之云峩峩進賢  
冠耿耿水蒼珮章服非不好不與德相對其必有以  
稱之哉

觀王昌齡詩仕進之心可謂切矣贈馮六云雲龍未相  
感干謁亦已屢從軍行云雖投定遠筆未坐將軍樹

至於沙苑渡之作乃有孤舟未得濟入夢在何年之  
句是以傳說自期也亦何愚哉按史昌齡為汜水尉  
以不護細行貶龍標尉傳說所為顧如是乎昌齡未  
第時岑參贈之詩曰潛虬且深盤黃鶴舉未晚既登第  
而謫官也參又贈之詩曰王兄尚謫官屢見秋雲生  
黃鶴垂兩翅徘徊且悲鳴後昌齡以世亂還鄉為閭  
丘曉所殺則所謂黃鶴者竟不能高舉矣

蘇子由自績溪被召除校書郎元祐之初年也山谷和

王定國詩云后皇時嘉橘中歲多成枳佳人來何時  
天為啓玉齒言欲子由變熙豐人才也和子由病起  
被召詩云方來立本朝獻納繼晨暝必開曲笑謀滿  
慰傾耳聽言欲子由變熙豐法令也其措意如此然  
官不得至侍從謫黔移戎流離困躡豈非命哉至建  
中靖國之初雜用熙豐元祐人才山谷喜而成詩云  
維摩老子五十七天子大聖初元年傳聞有意用幽  
友病著不能朝日邊後雖有銓曹之召不旋踵又有

宜州之行有才無命如山谷者真可憫也

孔子曰富貴在天則所謂富貴者豈可以倅取乎潘岳急於進取乾沒不休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輒望塵而拜其為人何如也觀其作閑居賦曰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為巧官之目遂慨然歎曰巧誠有之拙亦宜然觀岳此語尚恨巧之未至耶其作河陽縣詩則曰誰謂晉京遠室邇身實遼誰謂邑宰輕令名患不劭其作懷縣詩則

曰自我違京輦四載迄於斯器非廊廟姿屢出固其宜其坐馳京闕渴心固已生塵矣而任官卒不達誠可以為馳騖者之戒也嘗自叙云自弱冠涉於知命之年八徙官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雖通塞有命抑拙者之效也岳誠知此豈肯遽下賈謐之拜哉

李商隱九日詩云曾共山翁把酒時霜天白菊遶階墀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尊前有所思不學漢臣裁苜

宿空教楚客詠江離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  
再得窺蓋今狐楚與商隱素厚楚卒子絢位致通顯  
畧不收顧故商隱怨而有作然實商隱自取之也且  
商隱妻父王茂元與所依鄭亞皆李德裕黨也商隱  
與二人暱甚故絢以為忘家恩放利偷合者是絢惡  
其異已也後絢當國商隱亦歸窮自解絢雖與一太  
學博士然商隱亦厚顏矣唐之朋黨延及搢紳四十  
年而二李為之首至絢而滋熾絢之忘商隱是不能

念親商隱之望綺是不能揆已也

杜子美云鍾鼎山林各天性天性之所欲夫豈可強也哉白樂天前有讀史詩云馬遷下蠶室嵇康就囹圄當彼戮辱時奮飛無翅羽商山有黃綺潁川有巢許何不從之游超然離網罟後又有詠史詩云秦磨利刀斬李斯齊燒沸鼎烹酈其可憐黃綺入商洛閒卧白雲歌紫芝二詩意絕相類但未知樂天果能捨彼而就此否世之人乾沒於名利之場鮮不陷於禍難

樂天之論真可書紳

意在退處者雖饑寒而不辭意在進為者雖沓貪而不顧皆一曲之士也高適嘗云吾謀適可用天路豈寥廓不然買山田一身與耕鑿可仕則仕可止則止何常之有哉適有贈別李少府云余亦愜所從漁樵十二年種瓜漆園裏鑿井盧門邊贈草叅軍云布衣不得干明主東過梁宋無寸土兔苑為農歲不登鴈池垂釣心常苦其生理可謂窄矣及宋州刺史張九臯

竒其人舉有道科中第調封丘尉則曰此時也得辭  
漁樵青袍裏身荷聖朝牛犁釣竿不復見縣人邑吏  
來相邀則是不堪漁樵之艱窘而喜求官之微祿也  
一不得志則捨之而去何耶封丘詩云我本漁樵孟  
濬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  
風塵下其末句云乃知梅福徒為爾轉憶陶潛歸去  
來則不堪作吏之卑辱而復思孟濬之漁樵也韓退  
之云居閑食不足從仕力難任其此之謂乎

元和中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錢徽蕭俛力請於  
前逢吉王涯力請於後唯裴度以謂病在腹心不時  
去且為大患又自請以身督戰誓不與賊俱存王建  
所謂桐栢水西賊星落梟離夜飛林木惡相國刻日  
波濤清當朝自請東西征是也憲宗御通化門臨遣  
賜度通天御帶發神策騎三百為衛王建詩所謂同  
時賜馬並賜衣御樓看帶弓刀發馬前猛士三百人  
金書左右紅旗新是也未幾李愬夜入縣瓠城縛吳

元濟度遣馬總先入蔡明日統泗曲降卒萬人徐進撫定則韓愈平淮西碑言之詳矣桃林夜捷愈賀度詩云手把命珪兼相印一時重疊賞元功度自蔡入覲塗中重拜台司命作詩云鳩鷺欲歸仙仗裏能罷還入禁營中觀度之功如此憲宗儻能終始用之諸藩當股栗不暇而敢桀乎乃信用程异皇甫鏤之徒乘釁鐫詆使度卒不能安於相位歟度嘗有詩云有意效承平無功答聖明灰心緣忍事霜鬚為論兵道直

身還在恩深命轉輕鹽梅非擬議葵藿是平生白日  
長懸照蒼蠅慢發聲嵩陽舊田里終使謝歸耕觀此  
則已無經世之意也

李白贈王歷陽詩云有身莫犯飛龍鱗有手莫辯猛虎  
鬚君看昔日汝南市白頭僊人隱玉壺則意在隱遁  
也又行路難云有耳莫洗頰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  
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比雲月則意在進為也  
達人大觀流行坎止何常之有哉

東坡以侍讀為禮部尚書時正得志之秋而陳無已寄其詩乃云經日向來須老手有懷何必到壺頭遙知丹地開黃卷解記清波泛白鷗是勸其早休也洎坡知定州時事變矣又為詩勸之曰功名不朽聊通衲海道無違具一舟坡未能用其語而已有南遷絕海之識矣所謂海道無違具一舟者蓋用坡所作八聲甘州約他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之意以動公而不知二句皆成識也

烏重眉之節度河陽也求賢者以為之屬乃得石洪處士為參謀韓退之送之序又為詩曰長把種樹書人云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蓋吏非吏隱非隱故於洪有譏焉後有寄盧仝詩云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其意與前詩同昔人有門一杜其可開之語宜乎韓子以洪與溫造同科而獨尊盧全也

方干隱居鑑湖任情於漁釣似無心於仕宦者觀山中

言事詩云山陰釣叟無知已窺鏡擣多鬚欲空別胡  
中丞云吹噓若自毫端出羽翼應從肉上生等語豈  
全能忘情者耶羅隱題其詩云九霄無鶴版雙鬚老  
漁樵蓋亦借其隱道之言爾

王績作被召謝病詩云橫裁桑節仗直翦竹皮巾鶴警  
琴亭夜鶯啼酒甕春顏回惟樂道原憲豈傷貧觀此數  
語又豈以招聘為喜乎獨坐詩云託身千載下聊遊  
萬物初欲令無作有翻覺實成虛詠懷詩云故鄉行

處是虛室坐間同日落西山暮方知天下空贈薛收詩云賴有此山僧教我似真如使我視聽遺自覺塵累祛則又知績有得於佛氏者甚深也

昔太公釣於渭水之濱而李白以為釣位所謂廣張二千六百釣風期時與文王親是也嚴光釣於七里之瀨而李白以為釣名所謂祇將溪畔一竿竹釣却人間萬古名是也是又烏足以語聖賢



韻語陽秋卷十一